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裘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五

唐世系表畧

李氏其先本號朱邪出於西突厥其後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朱邪盡忠居於北庭之金滿州吐蕃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吐蕃為回鶻所敗盡忠與子執宜東走吐蕃追及之盡忠戰死執宜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

朝希朝徙鎮太原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執宜生赤心咸通中以功拜振武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國昌生克用唐昭宗時封晉王是為皇考生莊宗諱存朂襲封晉王滅梁稱帝國號唐都魏州尋遷洛陽傳四主八十四年

唐世系圖

皇考 諱克用追尊爲武帝廟號太祖

克讓 以下四人俱武帝弟

克脩

克恭

克寧

（克脩子）嗣弼　嗣肱

莊宗 諱存勗武帝長子

睦王存美

永王存霸

薛王存禮

申王存渥

睦王存乂

通王存確

雅王存紀

明宗 諱亶武帝養子

（莊宗子）魏王繼岌　繼潼　繼嵩　繼蟾　繼嶢

（明宗子）從璟

秦王從榮

閔帝 諱從厚明宗第三子

許王從益

末帝從珂 明宗養子

重吉

雍王重美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五

起癸未梁主瑱龍德三年唐莊宗同光元年 止己丑唐明宗天成四年 凡七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五季之時契丹自太祖安巴堅稱帝

太宗德光改國號曰遼始見其廟號年號本遼史

癸未

冬十月辛未朔日食彗星見

梁	龍德三年 春二月壬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 三月晉李繼韜以潞州來降其將
唐	唐莊宗同光元年 諱存朂在位四年壽四十三 春二月以豆盧革盧程為行臺丞相 晉王下教置百官於四鎮
岐王	李茂貞稱唐天祐二十年冬遣使致書賀唐主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
吳王	楊溥順義三年夏唐遣使遺溥書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使者至
蜀主	王衍乾德五年秋侍中魏王宗侃卒 衍宴羣臣於宣華殿衍以韓昭潘
漢主	劉巖乾亨七年
吳越王	錢鏐天寶十六年春梁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鏐為吳越國王鏐始
楚王	馬殷十七年 冬遣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貢於唐納行營都統
荊南	高季昌封渤海王十一年冬季昌聞唐主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
閩王	王審知十五年
契丹	主安巴堅天贊二年侵幽州至易定而還
附	新羅 王金朴英

裴約據澤州不下 繼韜雖受晉王命為安義留後終不自安乃使弟繼遠詣大梁請降主大喜以繼韜為節度使安義舊將

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河東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請以義武判官豆盧革河東判官盧程為之即拜行臺左右丞相以質為禮部尚書 三月李嗣昭子繼韜以

据 按通鑑註岐王李茂貞自以與晉王克用在唐並列藩鎮又各以有功賜姓附

徐温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為援何以

在迎顧在均等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艷歌相唱和褻慢無所不至樞

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

印上本道將吏籍

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

遣使入貢於唐

回鶻

王仁美遣使入貢於唐稱權知可汗唐遣司農鄭續

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讐不幸捐館柩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

潞州叛降梁其將裴約據澤州自守 夏四月晉王稱皇帝於魏州國號唐 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四月升壇祭告遂即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尊母曹氏為

唐屬籍義猶凡弟故於唐主以季父自居

拒之温乃止冬唐以滅梁來告徐温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奈何可求笑

審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狗行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各保

吏皆稱臣表疏稱吴越國而不言軍以子清海軍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為鎮海鎮東

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至京師唐主待之甚厚尋以禮遣還季興

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修好於唐

也遂據州自守主遣董璋將兵攻之夏五月主進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進攻楊劉六月唐主救之彥章兵退秋

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初太妃無子性不妬忌太后亦謙退相得甚懽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長久吾輩獲没於

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仰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内變吾畀辭厚禮保境安

寵禄無敢規正清在迎毋勸行誅諫者無使詣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閩閩

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冬以杜建徽為左丞相

倍道而歸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李與過襄州節度

七月彦章罷敬翔知國祚已危入見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强而陛下忽棄臣言生不如

地固陵有主餘何足言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革程皆輕淺無他能主特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李紹宏自幽州召還郭

民以待之耳唐使稱詔溥不受唐主易書用敵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於吳國王溥

并作歌以諷旹良方正諭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行不能用至是以重陽宴近臣於宣

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至江陵握渠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

死引繩將自縊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彦章為大將不可救也主從之以彦章為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

崇韜患其位在己上乃薦居翰為樞密使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恨之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孔謙自謂應為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故崇韜薦張

復書華北稱大酒酣吳國嘉王主上宗壽書大乘問唐皇秘言帝辭社稷禮如將危賤表流涕溥不已復遣昭曰盧蘋嘉王獻方好酒物於悲因唐是諧笑時嚴而罷

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我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

間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徳勝主名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

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悦

建東西京及北都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所有者凡十三節度五十州閏月立宗廟

可求預料唐主所問教頻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頻遇言唐主荒於遊畋畜財拒

彗星見與鬼長丈餘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

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逃舊兵為

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揚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

於晉陽主追尊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主遣李嗣源

諫內外皆怨

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衍怒流雲黎州道

戰守之備

南岸超德勝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攻南城破之適三日夫彥章進攻諸寨晉

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五月梁遣王彥章攻陷德勝南城進攻楊劉六月主救之梁兵退梁遣王彥章等來攻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於澶州命朱守殷

卒

拔之聲勢大振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不能克退屯城南唐主引兵救之遣郭崇韜築壘於馬家口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	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會天微雨守殷不為備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皆陷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

急攻崇韜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楊劉為唐將李紹榮所敗楊劉圍解

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為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

退保楊村屠兵追擊前後所喪士卒殆萬人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

殆七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幾陷李周悉力拒之彥章不能克主引兵救之六月至楊劉梁兵塹壘不可入主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

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而諂附趙張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

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導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主遣郭崇韜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主

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主猶恐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八月取唐澤州唐將裴約見殺

主以段凝為招討

在揚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急攻新城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主引大軍救之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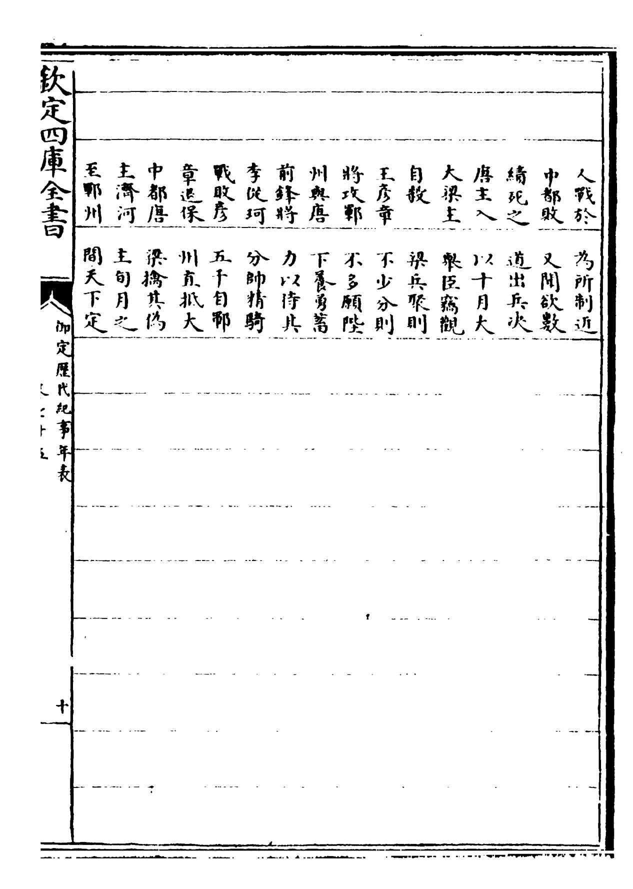
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
初主遣段凝監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

章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
七月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趨楊劉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抵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追擊敗之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

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不從於是宿將憤怨士卒亦不服凝將全軍五萬自高陵津濟河掠澶州至頓丘主又命

三日失 盧程罷 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貶右庶子 秋八月梁取澤州裴約死之 梁將康延孝來奔 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為

王彥章招討指揮
將保鑾使問以梁
騎士萬事對曰梁
人屯兗朝地不為
鄆之境狹兵不為
謀復鄆少然主既
州仍以暗懦趙張
張漢傑擅權段凝
監其軍智勇俱無
康延孝出專率歛行
奔唐伍以奉權
唐主救鄆貴梁主不
州宣義能專任將
軍節度帥常以近
使王彥臣監之進
章及唐止可否動



人戰於中都敗績死之唐主入大梁主自殺王彥章將攻鄆州與唐前鋒將李從珂戰敗彥章退保中都唐主濟河至鄆州

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

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為前鋒彥章為嗣源所敗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彥章率兵潰圍走唐李紹奇追之彥章馬蹶被擒

矣主大悅主救鄆州梁師敗績主入大梁梁主自殺遂滅梁主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洨以為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

張漢傑等亦被執唐主惜彥章之材欲用之屢使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

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閱後衆主不悅曰如此則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國家仇恥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

力窮死之地不能自其分守而棄之縱皇帝臣恐將士憐而生解體將來我我何食盡衆散面見天雖盡河為下之人境誰為陛乎豈有下守之臣朝為梁嘗細詢康將暮為延孝以河唐臣此南之事度我所不已料彼日為也唐夜思之成主斬之敗之機決主聞彥在今歲梁章就擒今悉以精

唐帝凡兵援段凝
至白馬決河自固
臣聞鎮恃此不復
皆莫能為備凝非
對謂敬將材不足
翔曰朕畏降者皆
忽卿言大梁興
以至於兵陛下若
此將若留兵守魏
之何翔固保楊劉
泣曰臣自以精兵
受先帝與鄆州合
厚恩殆勢長驅入
將三紀詐偽主援
前後獻首則諸將
言莫匪自降矣不

盡忠陛下不用致有今日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

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願陛下勿疑耳主曰此正合朕志吾行決矣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捷奏至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

請帥之出戰主不從命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主疑諸凡弟乘危謀亂盡殺之主登建國樓或請幸洛陽收軍拒唐或請幸段

氣命將士患遣其家歸興唐亦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主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為前

凝軍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今危窘之際從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主使名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

鋒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之梁兵潰追擊破之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并擒張漢傑等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鬭雞小兒何足畏至是

以紆國難主曰固不敢受寳此蒹葭可了否狂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忍失傳國寳已為左右竊之迎

主謂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且爾名善將何不守兖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可言者主惜其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

唐軍夫主謂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夫不敢奉此詔主曰卿欲責我耶麟欲

不從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嗣源曰兵責神速今彥章既擒段凝必來之知請陛下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主從之嗣源是夕遂行明日主

自剄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主因自殺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

癸中都以王彥章終不為用斬之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出降是日主亦至入自梁門梁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主慰勞之

以至於亡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出降是日唐主亦至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

使各便其位李嗣源迎賀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主命訪求梁主頭之或以其首獻詔求朱友貞尸殯於佛寺

人為梁
宰相君
昏不能
諫國亡
不能救
新君若
問將何
辭以對
是夕未
曙或報
敬翔曰
李太保
已入朝
矣翔歎
曰李振
謬為丈

漆其首函
之藏於太
社
梁段凝降上
賜姓名李
紹欽凝先
輸杜晏球
先降主亦
賜姓名李
紹虔
主貶梁宰相
鄭珏以下
十一人
以其世受
唐恩而仕
梁責顯也

夫國亡君死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

梁七

右梁自太祖開平元年丁卯至主瑱龍德三年

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 敬翔既死段凝杜晏球上言偽梁要人趙巖張漢傑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傾唐祚可止族

癸未 誅嚴至許
傳二 州亦為溫
主凡 韜所殺
十七 毀梁宗廟追
年 廢朱温朱
友貞為庶
人
梁諸藩鎮入
朝者皆復
其任
以郭崇韜守
侍中 崇
韜權兼内
外謀猷規
益竭忠無
隱頗亦薦

引人物豆
盧革受成
而已無所
裁正
梁河南尹張
宗奭入朝
宗奭來
朝復名全
義主欲發
梁太祖墓
斵棺焚其
屍全義上
言朱溫雖
國之深仇
然其人已
死刑無可

加膂減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瘞以存聖恩主從之但鑱其闕室削封樹而已

加李嗣源中書令

楚王殷遣使入貢

吳遣使來

冬十一月以李紹欽為泰寧節度

使　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賄於宮掖故有是命主幼善音律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悦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

批其頰主失色新磨徐曰李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耶主悅厚賜之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柰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主怒叱去

將殺之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柰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主笑而釋之諸伶蠹政害人者景進為

之首干預
政事自將
相大臣皆
憚之

朱友謙溫韜
入朝　友
謙入朝賜
姓名曰李
繼麟康延
孝亦賜姓
名李紹琛
賜溫韜姓
名曰李紹
冲

省文武官
中書奏以

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詔從之人頗咨怨

廢北都為成德軍梁東京為宣武軍以宋州為歸德軍

以趙光胤韋說同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兼鹽鐵轉運

使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　季興入朝主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險難取乃封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

饒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主曰善

復以長安為西京京兆府

十二月遷都洛陽從張全義之請也

復行舊律令

御史臺

奏朱溫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聞定州敕庫所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李繼韜入朝赦之尋伏誅

吳復遣使來獻方物

高季興還鎮主欲留

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

甲申

唐

同光二年

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岐王茂貞遣使入貢　主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　教內官不應居外並遣詣闕至者殆千人皆

齊王張全義

梁世封魏王賜名宗奭梁亡莊宗入汴宗奭自洛來朝泥首待罪因去梁所賜

岐王

李茂貞聞唐主入洛內不自安遣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繼曮入貢始

吳王

楊溥順義四年春溥遣右衛上將軍許確進賀唐主郊天　夏溥遣使獻

蜀主

王衍乾德六年春宴近臣於怡神亭君臣酣飲喧譁自恣　知誥李龜禎切

漢主

劉巖乾亨八年夏巖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上為閩人所擊敗歸

吳越王

錢鏐寶大元年春鏐子明州刺史傳瓘卒　秋鏐復修職貢於唐唐因梁

楚王

馬殷十八年夏唐主加殷兼尚書令　冬殷遣使入貢於唐

荊南

高季興封渤海王十二年春唐主加季興兼尚書令改封南平王季興謂之

閩王

王審知十六年春遣使入貢於唐　夏漢兵來侵屯汀漳境上擊敗之

附契丹

契丹主安巴堅天贊三年春侵唐幽州唐李嗣源等將兵救之安巴

給賜優厚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以王正言為租庸使

名請復故名全義厚賂劉皇后以自託拜太師尚書令至是主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全義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改封齊

上表稱臣唐主以茂貞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特加優禮每賜詔稱歧王而不名加

唐方物冬溥如白沙觀樓船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轝曰日月所

諫不聽夏唐主遣客省使李嚴來聘嚴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

官爵以命鏐鏐貢獻歧路權要求金印玉冊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王公皆用竹

汎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也

唐主加審知檢校太師守中書令

堅出塞夏復攻幽州掠唐饋運秋安巴堅侍強遣使就唐主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

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事繁第遠簿書留滯宜更圖之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示崇韜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請復用張憲謙

玉至同光四年再見

繼曮中書令遣遂繼曮見唐甲兵之威歸語茂貞茂貞益懼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

經星辰盡為黃道鑾與所止并邑皆為赤縣溥命更其名曰迎鑾鎮徐溫自金陵

氏墓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請斬之行不從宣徽使宋光嗣言宜選將練兵

冊唐主皆曲從鏐意冬唐主授鏐仍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

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服安巴堅謀南侵恐渤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渤

彌失望言於革曰錢穀細事一健吏可辦耳魏都根本之地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使之居朝廷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言於崇韜乃留張憲於東京以正

不許來朝屯戍主先是邊鄙進岐溫以積粮王茂親吏攘治貞爵翟虔戰艦為秦為閽以待王仍門使之衍不名使察乃以不拜溥起光徐夏居防為梓茂貞制甚州觀卒諡急至察使忠敬是溥尋遣茂貞封溫李嚴遺奏名雨還唐以子為水秋

授鏐子傳璀檢校太師傳瓘充中吳軍節度使

海之遼東遣將托諾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黑水

靺鞨

言為祖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尋教三司竝隸祖庸使

太后至洛陽

主遣皇弟存渥皇子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

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唐主諱為節度使歷鎮宣武天平至滕帝入立以繼曮為

溫請其故溥曰程度父名吾諱之熟夷因以虔無禮告溫頓首謝請斬之溥曰遠徙

衍以許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王宗鍔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乜洋州

王兀兒遣使入貢於唐

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太后至洛陽

二月主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頗受饋遺所

鳳翔可也節度乃徙使卒撫州

繼賑為人柔而善書畫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

以林思謁為昭武軍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唐遣李彥稠來通好

中書令王宗

親隸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獻錢十萬緡先是

省理鳳翔人愛之

儔卒宗儔以衎失德與王宗弼潛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

宦官勸主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是乏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

密使求光嗣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無患矣光嗣泣謝宗弼予承班謂人曰吾家難

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内府之財以賜有司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以李茂貞為秦王

乎免矣

冬以宦者王承休為龍武指揮使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置龍武軍給賜

立夫人劉氏為后　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宦官朝夕短之崇韜扼腕不能制先是主欲以劉夫人為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

優異以承休為都指揮使裨將安重霸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承休悅之以為己副舊

崇韜亦屢諫主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奏請立之后生於寒微專務蓄財其在魏州

將無不憤怨

衍遣翰林學士歐陽彬為唐國通好使衍遣唐使李彥稠東還

新蘇果茹皆販鬻之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是時皇太后詰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勲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

衍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名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

安李嗣源求解兵柄不許

三月封高季興為南平王

以李存賢為盧龍節度使

李存審以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甚表求入覲許之初主嘗與存賢手搏存

等三十七軍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驁等二十九軍還戍都

衍復以張格同平章

賢不盡其技上曰汝能勝我當授海鎮存賢乃奉詔僅仆主而止及許存審入覲主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詔銓司考覈僞濫 自唐末喪亂縉紳之家

事初格之得罪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及再為相杖殺之許寂謂人曰張公才高

以誥勅鬻於族姻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從之

主遣使按視諸陵

夏四月主加尊號

主遣客省使

而識淺賤一豈棄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

行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

李嚴如蜀嚴使於蜀主令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主怒嚴因言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貶比

軍還成都以王承休為天雄節度使承休言於衍曰秦州多美婦人請擇以獻故

小人其臣
諂諛專恣
黷貨無厭
賢愚易位
刑賞紊亂
大兵一臨
瓦解土崩
可翹足而
待也主然
之
加楚王殷兼
尚書令
澤潞軍亂
初安義牙
將揚立有
寵於李繼

有是
命又
以徐
延瓊
為內
外都
指揮
使延
瓊以
外戚
居舊
將之
右衆
皆不
平
攺明

韜繼韜誅常邑邑思亂會發兵戍涿州立因聚謀攻城焚掠市肆自稱留後表求旌節詔以李嗣源李紹榮張廷蘊討之

貸民錢　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屢撽

年元曰咸康是歲徙普王宗仁為衛王雅王宗輅為幽王褒王宗紀為趙王榮王

州縣皆之知汴州盧偕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於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不報

五月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

宗智為韓王興王宗澤為米王彭王宗門為魯王忠王宗平為薛王資王宗特為莒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主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主許之郭崇韜諫曰陛

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使

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

雖正然當
為我屈意
行之故有
是命時親
軍有百戰
未得刺史
者莫不憤
歎

詔州鎮無得
修城毀其
守具　主
以潞州叛
故有是詔
右諫議大
夫薛昭文
上疏曰今

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宜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

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契丹寇幽州

以李繼曮為鳳翔節度使

以曹義金為歸義節度使

張廷蘊討潞
州平之
六月以李嗣
源為蕃漢
馬步總管
秋七月發兵
塞決河
梁所決河
連年為曹
濮患命將
軍婁繼英
督汴滑兵
塞之未幾
復壞
八月以孔謙
為租庸使

誅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會王正言病景進又以為言乃以謙為租庸使孔循為副使謙自是重斂急徵以充主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豐

財贍國功
臣
主獵於近郊
時主屢
出遊獵傷
民禾稼洛
陽令何澤
遮馬諫曰
陛下賦歛
既急今稼
穡將成復
蹂踐之使
吏何以為
理民何以
為生臣願
先賜死主

慰遣之
冬十月吳越
遣使入貢
主獵於伊闕
十二月契丹
寇蔚州主
遣李嗣源
禦之
主及后如河
南尹張全
義第　全
義大陳貢
獻酒酣皇
后奏妾幼
失父母請
父事全義

主許之全義惺恐固辭强之竟受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者主嘉其直然卒行之

乙酉

夏四月癸亥朔日食

同光三年

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主如興唐

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不暇奏而給之至是主怒罰憲俸一月令

邕王存美

以皇弟封後不知其所終

永王存霸

以皇弟封明年再見

楊溥順義五年秋鎮海判官陳彥謙卒初彥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

王衍咸康元年春大赦秋衍奉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唐以魏王繼岌等將兵伐

劉龑白龍元年春遣使如唐嚴閩唐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強弱詞還

錢鏐寶大二年秋唐命李德休等賜鏐玉冊金印紅袍御衣冬鏐遣沈瑫致書以

馬殷十九年冬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為菟裘之地願上印綬以保

高季興改封南平王二年秋唐以季興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伐蜀仍詔季興自取

王審知十七年夏審知寢疾命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冬審知卒謚曰忠懿

契丹

主安巴堅天贊四年春侵唐幽州

突厥

王渾解樓如唐修好

自往取又
以義武節
度使王都
將入朝欲
闕毬場憲
以場有即
位壇不可
毀崇韜亦
諫主卒命
毀之憲私
於崇韜曰
忘天背本
不祥莫大
焉
二月以李紹
試為盧龍

薛王存禮
以皇弟
封後不
知其所
終

申王存渥
以皇弟
封明年
再見

之醫行
藥金冬行
帛相東遊
屬彥安重
謙臨霸勸
終密王承
留書休請
遺徐行東
溫請遊秦
以所州承
生子休到
為嗣官毀
冬府署
吳越作行
王鏐宮大
遣使興力

言唐
主驕
溢無
政不
足畏
也嚴
大悅
遂不
復通
中國
冬
有白
龍見
於南
宮嚴
改元

受唐
玉冊
封吳
越國
王告
於吳

餘齡
唐主
優詔
慰諭
初
段既
得湖
南不
征商
旅由
是四
方商
旅輻
輳湖
南地
多鉛

夔忠
萬三
州為
巡屬
季興
常欲
取三
峽畏
蜀路
招討
使張
武威
名不
敢進
至是
乘唐

子延
翰自
稱威
武留
後汀
州民
陳本
聚眾
三萬
圍汀
州延
翰遣
右軍
都監
柳邕
等將

渤海
王大
諲譔
如唐
修好

黑水

靺鞨

女真

奚

吐渾

節度使
以李嗣源為
成德節度
使　主以
契丹為憂
與郭崇韜
謀以宿將
零落殆盡
欲徙嗣源
鎮真定崇
韜深以為
便時崇韜
領真定主
欲徙崇韜
汴州崇韜
辭曰臣富

睦王存
義
以皇弟
封明年
再見

通王存
確
以皇弟
封明年
再見

沈瑫役強白龍
以唐取民更名
封鏐間女曰龔
吳越子教長
國王歌舞和縣
來告圖形信鄭
溥以以遣旻求
其國韓昭婚於
名與使言龔巢
已同於衍以女
不受衍將增城
書遣行畢公主
瑫還臣諫妻之
仍戒皆不長和
境上聽太即唐
無得后涕之南

鐵殷兵勢兵二
用軍命子萬討
都判行軍之
官高司馬
郁策從誨
鑄鉛權軍
鐵為府事
錢商自將
旅出水軍
境無上峽
所用取施
之皆州張
易他武以
貨而鐵鎖
去故斷江
能以路季

高麗
以上
諸國
並遣
使入
貢於
唐

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牽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委任勲賢使臣得解旌節乃大幸也主曰卿為朕盡策保固河津直趍

雅王存紀 以皇弟封明年再見

魏王繼岌 以皇子封明年再見

通吳越使及商旅

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泰州節度推官滿禹卿上表畧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

詔也

境內興命所餘勇士之物乘舟易天斫之下百會風貨國大起以富舟絓饒湖於鏁南民不能不事進退桑蠶矢石郁命交下民輸戰艦稅者盡毁省以季興帛代輕舟

大梁成朕
帝業豈百
戰之功可
比乎崇韜
固辭乃許
之
漢遣使入貢
三月主黙李
從珂為突
騎指揮使
主遣使采民
女入後宮
宦者欲
增廣嬪御
詐言宮中
夜見鬼物

萬世
陛下
少長
富貴
流色
惑酒
無故
盤游
頻離
宮闕
今百
姓失
業盜
賊公
行山
河險

錢未
幾民
間機
杼大
戚

通還
既而
閒北
路陷
敗以
變忠
萬三
州遣
使降
唐魏
王
冬季
興聞
蜀亡
方食
失匕

主乃命宮
者王允平
伶人景進
采擇民女
三千餘人
以充後庭
主復以洛陽
為東都興
唐為鄴都
夏四月大旱
五月太妃劉
氏卒　太
后自興太
妃別常忍
忍不樂太
妃亦邑邑

固不
足恐
侍韓
昭謂
曰吾
收汝
表俟
主上
西歸
當使
獄吏
宇宇
問汝
承休
妻美
衍私

箸曰
是老
夫之
過也
梁震
曰不
足憂
也唐
主得
蜀益
驕亡
無日
奕安
知其
不為
吾福

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繼於道又謂主欲自往省之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及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

六月雨　春夏大旱至是始雨遂連雨七十

焉故銳意欲行俄引兵數萬發成都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衍不信大言

五日始齋
百川皆溢
主作清暑樓
秋七月太后
曹氏殂
主良毀過
甚五日方
食
八月主殺河
南令羅貫
貫性剛
直為政不
避權豪主
往視坤陵
道渟橋壞
怒下貫獄

曰吾
方欲
耀武
遂行
在道
賦詩
殊不
為意
唐將
李紹
琛攻
威武
城指
揮使
唐景
思降

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罰法不至死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

唐城使周彥禋等亦降郭崇韜等倍道而進武興節度使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

平臣之罪也主拂衣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主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責竟死暴屍府門遠近冤之

九月主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主與宰相議伐蜀郭

印節迎降行至利州過咸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行乃以王宗勲王宗儼王宗

崇韜曰魏王地當儲嗣未立殊功請以為都統成其威名主曰紀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無以易卿乃以繼岌充西川行營都統崇韜充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

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兵皆怨憤曰龍武軍糧倍於他軍他軍安能御興州

之又以高李興充招討使李繼賑充轉運使李令德李紹琛張筠毛璋董璋李嚴皆為列將將兵六萬伐蜀仍詔李興自朕夔忠萬三州為巡屬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

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降唐且請先治橋棧以待由是唐兵無險阻之忠三招討

士李愚班叅預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主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為西川帥又薦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

冬十一月王師滅蜀蜀主王衍降李紹琛

與唐將李紹琛等戰於三泉敗績衍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

攻劉威武城城降得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趨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曰今饋運

命宗弼守利州且令斬宗勳等三招討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兵不入境

將絕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胆雖有險阻誰與守之

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崇韜納之繼岌至興州光葆及諸城鎮皆望

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蜀主東遊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王師之至乃以王宗

風款附王承休安重霸謀拚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然公受國恩閫

勳等將兵三萬逆戰紹琛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蜀主聞宗勳等敗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晝夜兼行趨利州蜀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

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以為然使以兵從將行重霸拜於馬前曰若從開府

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内附苟不如約則背城决戰崇韜納之繼岌至興州光儉及諸城鎮皆望風款附紹琛進至綿州蜀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

還朝誰當守此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承休無如之何遂行重霸遂以秦隴降

軍深入利在速戰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李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

唐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宗弼棄城歸三招討追及之相持而泣遂合謀送

僅千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王宗弼遣使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宣諭

款於唐衍至成都百官及後宮出迎衍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尋出見羣臣於文

詔旨繼岌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出降繼岌等承制釋罪蜀君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城都祟館禁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

明殿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數日宗弼亦至登太玄門嚴兵自衛行及太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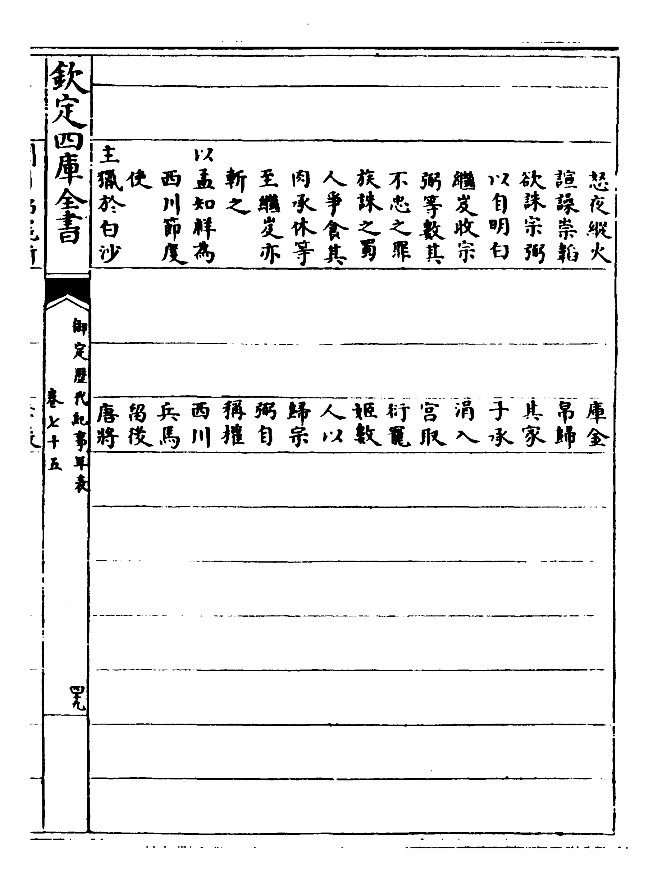
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

十二月以董璋為東川節度使

蜀王宗弼王承休伏誅

崇韜檄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靳之士卒怨

勞之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俄劫遷衍及太后後宮諸王於西宮收衍璽綬及內



怒夜縱火諠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白繼岌收宗弼等數其不忠之罪族誅之蜀人爭食其肉承休等至繼岌亦斬之

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

主獵於白沙

庫金帛歸其家子承涓入宮取衍寵姬數人以歸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唐將

陛
月詔罰[illegible]
納紐配法
主以軍
儲不足誅
於群臣吏
部尚書李
琪上疏曰
古者量入
以為出計
農而發兵
故雖有水
旱之災而
無空乏之
憂近代稅
農以養兵
未有農富

李嚴
等進
據漢
州宗
弼遣
使勞
軍且
以行
書遺
李嚴
曰公
來吾
即降
嚴欣
然馳
入成

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豈飽者也今總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主即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

主遣宦者馬彥珪使蜀軍郭崇

都招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悉命撤去樓櫓魏王繼岌至綿州行命翰林學士李昊

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騬馬亦不可乘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蜀中盜賊羣起崇韜恐大軍

草降表又命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進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崇韜宗弼斬

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王遣宦者何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延嗣怒李從襲曰郭公專權如是延誨日與軍中驍將蜀士豪傑狎飲近聞

宋光嗣景潤澄李周輅歐陽晃函首送繼岌又責韓昭佞諛斬之遣使奉牋以後宮

白其父請表巳為蜀帥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主請早救繼岌前此主聞

珍玩賂繼岌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物而遣之繼岌

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不能無疑聞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蜀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故縣官所得不多耳主遂怒及孟知祥

至成都李嚴引行及百官儀衛出降衍白衣首經銜璧牽羊百官衰經徒跣輿櫬號

行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遣還主許之尋復遣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曰崇韜奉詔班師

哭俟命繼岌受壁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唐大軍遂入成都

則巳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興繼岌圖之彦珪見劉后訊之曰蜀中事勢憂在朝夕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后復言之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后不

王宗弼王承休為唐將郭崇韜唐魏王繼岌所殺明年正月魏王繼岌遣李繼曮等

得請退自為教興繼岌令殺崇韜

部送衍及百官延將佐家族數千人詣洛陽俱見殺

蜀七

右蜀傳二世凡三十五年

丙戌

秋八月乙酉朔日食

同光四年 是年四月以後為明宗天成元年 明宗諱嗣源即位改名亶太祖養子在位八年壽六十八 春正月護國

永王存霸 封二年遙領河中節度使居京師食其俸祿趙在禮作亂莊宗遣存霸於河中莊宗崩存霸聞

揚溥 順義六年 春溥遣右驍衛將軍蘇虔入貢於唐 溥以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

劉龑 白龍二年

王延翰初稱威武留後是年春唐主以為威武軍節度使尋加同平章事 冬延翰

孟知祥唐主既滅蜀命為西川節度使是年春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

錢鏐 寶正元年 夏鏐有疾如衣錦軍命子傳瓘監國吳徐溫遣使問疾左右勸鏐弗

馬殷 二十年 夏殷遣使修貢於唐豉賀即位唐主加殷守尚書令

高季興改封南平王 三年夏以梁震薦前陵州判官孫光憲掌書記時季興欲攻楚

契丹 主安巴堅天顯元年 春安巴堅攻女真渤海恐唐乘虛襲之遣異稜轄哩

軍節度使李繼麟入朝　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討已故閱兵自衛又曰崇韜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繼

京師亂自河中奔太原麾下皆散走乃剪髮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為山僧冀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為軍衆所殺

秋北海前進士韓熙載來歸

取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

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未幾魏王繼岌引軍東還先鋒李紹琛反魏

見鏐曰溫名問疾實覘我也强出見之溫果欲衆兵誅襲閩鏐疾瘳而止　秋　唐主

大治戰艦光憲以為荊南士民始有生意未可與楚交惡季興然其言而止　季興

修好於唐　秋安巴堅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托雲鎮之號

麟聞之懼謂所親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乃入朝

魏王繼岌殺郭崇韜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部署已定馬彥珪至

申王存渥

封二年遂領義成天平節度使居京師食其俸祿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拒戰莊宗

吏上書勸進翰乃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省擬天子制下稱

王遣工部尚書任圜討紹琛知祥遣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敗之追執紹琛

授鈔子傳琮開府儀同三司冬唐主授鈔子傳球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五百戶

表求夔忠萬歸峽五州於唐為屬郡唐主重違季興意許之

人皇王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唐莊宗崩明宗遣姚坤告哀於安巴堅安巴

以皇后教中流矢
示繼岌繼崩存渥
岌曰彼無與劉后
褰端安可同奔於
為此且主太原行
上無教獨至風谷
以皇后教為部下
殺指討使所殺
可乎李從
襲等泣相
與巧陳利
害繼岌從

睦王存義

之召崇韜封二年
計事從者為保大
李環撾碎節度使
其首斑殺存義郛

之曰於綿
殿下矜知
赦境祥自
內追至漢
崇考州獨
忠懿軍與
王曰閫璋
昭武置酒
王而高會
猶粟引紹
唐正琛濫
朔延東至
翰自座中
是驕自酌
涇會大危
侈跨飲之

堅慟
哭曰
我朝
定兒
也朝
定猶
華言
朋友
也謂
坤曰
今天
子聞
洛陽
有急
何不
救對

其子廷誨廷信推官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勅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耶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名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為敕書

崇韜之壻也崇韜被族莊宗遣官陰察外議以為如何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義過妖人揚千郎家酒

城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宮每攜後庭遊宴從子城複道以出又殘暴陵蔑

謂曰公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耶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一旦無罪族誅如紹

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其由安巴堅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又曰聞吾

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總軍政

主復以故蜀樂工嚴旭為蓬州刺史　魏王獻蜀樂工主問嚴旭

酣擐臂號泣為婦翁稱寃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千郎

通王存確

封二年郭從謙

凡弟襲位繼遹月即出弟延鈞為泉州刺史而建州刺史延稟審知養子素與延翰

琛輦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知祥乃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即

兒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豈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

曰汝何以反斧於
得刺史對南山匿
曰以歌使民家明
之歌而善宗詔諸
之許復故王出奔
任所至送
殺睦王存乂赴闕如
及李繼麟物故者
馬彥珪收瘞以
還洛陽主聞存確
乃下詔暴等所匿
郭崇韜之民家以
罪並殺其告安重
諸子朝野誨重誨
駭惋睦王謂霍彥
存乂崇韜威曰二

不協以肇
時延為衙
翰多內馬
取民步都
閭女指揮
充後使而
庭采弘賓
擇不副之
已延時蜀
鈞上中書
書極盜猶
諫有未息
隙而知祥
延稟擇廉
以采吏除
擇事擒賦

亦效
吾兒
所為
行自
亡矣
又曰
我於
今天
予無
怨足
以修
好若
與我
大河
之北
吾不

之婿也宦官言存乂攘臂稱寃并殺之景進言李繼麟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速除之主乃使朱守殷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班誅友謙二子時諸軍饑窘妄為謠

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既監國典喪此禮如何彦威曰主性仁慈不可聞奏宜為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

復書不遜延翰益大怒延稟遂興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

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遣將趙廷隱張知業率兵分討諸盗悉平之頊之

復南侵夫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安巴堅怒囚之旬餘復名之曰河北恐難得

言伶官采之以聞故崇韜友諫皆及於禍李嗣源入朝亦為諸言所屬主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今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

雅王存紀封二年與兄存確匿民家安重誨密令殺之

魏王繼岌封二年為西南

陶師衆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禀師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

莊宗遇弒魏王繼岌自殺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甲兵陰有據蜀之志狄增置諸營

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安巴

禍福之來無可避者委之於命耳嗣源危殆者數四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魏王繼岌發成都

二月以李紹宏為樞密使

以景進為銀青光禄大夫

面行營都統平蜀還至興平聞明宗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曰退不如進請亟東行以救内難繼岌從之還

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别室詰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妃崔氏共

兵七萬餘人

冬明宗加知祥太尉兼侍中封平原公初魏王及崇韜率蜀中富民

堅卒於夫餘城舒嚕后名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問曰

鄴都兵亂主遣歸德節度使李紹榮招諭之李紹琛反於蜀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圜討之李紹榮攻鄴都不克從馬直軍士作亂伏誅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

至渭水留守張錢已斷浮梁乃循水浮渡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俳佪流

秋先王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廷鈞是日始至延稟開門納之自以審知養子推

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納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任圜自蜀入為相

汝思先帝爭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舒魯后使少子

人也優名郭門高以德勝之役挑戰有功遂有寵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又為睦王存乂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諸校對之流涕

涕乃自伏於牀命李環縊殺之

齊王張全義

改封三年以太師尚書令卒謚忠肅子繼祚

延鈞為威武留後

兼判三司素知成都所餘錢乃以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為官告國信兼三川都

安圖守東丹與長子托雲奉安巴堅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舒嚕后愛中子德光欲

言崇韜之寃至是軍士王溫等五人作亂擒斬之主戲謂從謙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

制置轉運使皆蜀搞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曰府庫他人

立之至西樓命與托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

定盡阮若曹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主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李紹榮再攻鄴都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主患之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主欲自征鄴都大臣皆

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税以贈鎮兵決不可得李良但發蜀庫十億於洛陽不敢復

擇可立者孰其嚳商長知其意爭執德光嚳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逆立之為天

言京師根本不可輕動主曰誰將無可使者衆皆曰李嗣源最為勲舊主心忌之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衆皆曰他人無可者乃許之

三月以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

言制置轉運職事知祥素與李良有舊遂留之不遣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與東

皇王托雲愠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邏舒嚕后不罪遣歸東丹德光尊后為太

李嗣源討鄆兵劫嗣源入鄆都嗣源至鄆都城西南下令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焚營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

川節度使董璋據險擁兵久將難制且知祥為莊宗近姻思有以圖之初知祥之鎮

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后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以韓延徽為政

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數卒諠譟遽欲盡誅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

蜀也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為監軍明宗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至是彥賓已罷客

事令聽姚坤歸唐葬安巴堅於木葉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語於

諭之不從遂拔白刃擁嗣源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遂擊之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衆大事須指兵

肖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重誨遂以嚴為西川都監來

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

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出城衙親縣散兵稍有至者

任圜破李紹琛擒之孟知祥討定餘寇

李嗣源斧相州　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

弘昭為東川副使嚴前使蜀既歸而獻策代蜀蜀人皆惡之其毋謂嚴曰汝前啟滅

先帝嘗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

李紹榮有衆數萬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攻亂者紹榮疑不應及嗣源入鄴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眞所將鎮兵五千

蜀之謀今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安巴

閒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兵稍振嗣源欲歸藩待罪中門使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刼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要君適

堅卒謚大聖昊帝廟號太祖

渤海

契丹主安巴堅來攻夫餘城陷

回鶻

足以賓譏
愚之口耳
不若星行
詣闕面見
天子庶可
自明嗣源
曰善南趣
相州過馬
坊使康福
得馬數千
匹始能成
軍
主豫借河南
夏秋稅
主以軍食
不足勅河

王狄
銀牟
呵咄
欲立

南尹豫借
夏秋稅民
不聊生租
庸使以倉
儲不足頗
朘削軍糧
軍士流言
益甚宰相
懼帥百官
上表請出
內庫之財
以給軍主
欲從之劉
后曰吾夫
婦君臨萬
國雖藉武

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諭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盃皇幼子三人於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

相惶懼而退

李嗣源引兵何大梁

李紹榮退保衛州奏

李嗣源已叛與賊合

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皆為紹榮所遏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

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湶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亟進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

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李紹虔李紹欽李紹英屯瓦橋安審通屯奉化嗣源皆遣使召之李從珂將所部兵倍道從嗣源嗣源分三百騎

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軍勢大戚主乃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出金帛給賜軍士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李紹榮至洛陽曰鄴都亂兵欲濟河襲

鄆汴頗陸
下辛關東
招撫主從
之
主殺故蜀主
王衍夷其
族
主如關東李
嗣源入大
梁主乃還
主發洛
陽次汜水
戎勸繼璟
七去不從
主亦屢遣
之繼璟固

辭請死主間嗣源在黎陽强遣繼璟名之道遇李紹榮見殺嗣源至滑州符習安審通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迎主亦遣使輸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石敬瑭以

勁兵入封丘門遂據其城使人趣嗣源嗣源入大梁是日主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為前軍彥溫即以其衆叛歸嗣源嗣源奪其兵主至萬勝鎮聞

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嘆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夜復至汜水扈從兵二萬五千已失萬餘人主還過罌子谷道遇衛士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

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主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内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之曰致吾君失社稷皆

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主至石橋西置酒悲涕晚入洛城嗣源命石敬瑭

將前軍趣
汜水收撫
散兵嗣源
繼之李紹
虔李紹英
引兵來會
宰相樞密
奏魏王西
軍將至軍
駕宜且控
汜水收撫
散兵以俟
之主從之
夏
四月伶人
郭從謙弒
主李嗣源

入洛陽
主復如汜
水嚴辦將
發指揮使
郭從謙不
知睦王已
死欲作亂
帥所部兵
攻興教門
主方食聞
變帥衛兵
擊之時朱
守殷將騎
兵在外主
急召之守
殷不至亂

兵焚興教門縁城而入近臣宿将皆釋甲潜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彦卿等十餘人力戰俄而主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主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劉后不自省

覩遣宦者進酪須臾遂殂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劉后囊金寳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焚嘉慶殿出走朱守殷入宫選宫人三十

餘人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

於厥墟之中而殯之謂朱守殷曰公善迎徹以侍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佚山陵畢社稷有本則歸藩為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

進嗣源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諸軍見推殊非相患願勿言也紹榮欲斧河中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魏王繼岌至興平

聞亂復引兵西謀保鳳翔始誅
李紹琛
太原軍亂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張憲以下承應不暇莊宗既殂推官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服

金紫皆出自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巡檢李彥超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

先帝厚恩不忍為此狥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憲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

李嗣源監國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嗣源

乃許之入居興聖宫百官班見下令稱教宣徽使選後宫美少者數百獻之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宫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宫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用

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之蜀中所送宮人準此
監國嗣源以安重誨為樞密使張延朗為副使
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監國嗣源殺李紹榮

張居翰罷監
國嗣源以
孔循為樞
密使
監國嗣源殺
孔謙廢租
庸使及諸
道監軍
監國下教
數租庸使
孔謙姦佞
侵刻窮困
軍民之罪
而斬之凡
謙所立苛
斂之法皆

罷之因廢
租庸使依
舊為三司
委宰相一
人專判又
罷諸道監
軍使以莊
宗由宦官
亡國命諸
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至
長安自殺
主嗣源立
有司議即
位禮李紹
真孔循以

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仇故稱唐今梁朝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視吾猶子又事武

皇先帝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監國服斬衰於柩前即位既而御衮冕受册

殺太原尹張

憲

大赦改元

主大赦量

留後宮百

人宦官三

十人教坊

百人鷹坊

二十人御

廚五十人

中外無得

獻鷹犬奇

玩諸司使

務有名無

實者皆廢

之分遣諸

軍就食近
畿以省饋
運除夏秋
税省耗諸
侯四節貢
奉毋得飲
百姓刺史
以下不得
貢奉
五月以鄭珏
任圜同平
章事 圜
憂公如家
簡拔賢俊
期年之間
朝綱粗立

閣每以天下為己任安重誨忌之

李紹真等復姓名

主初令百官轉對

初令百官轉對 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以安金全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

事
以趙在禮為義成節度使 在禮以軍情未聽不赴
以馮道趙鳳為端明殿學士
詔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
六月汴州軍亂指揮使李彥饒討平之

秋七月安重誨殺殿直馬延

主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

葬光聖神閔孝皇帝於雍陵廟號莊宗

豆盧革韋說罷

八月平盧軍亂討平之

冬十月初賜百官春冬

衣

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

以趙季良為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為西川都監

詔罷告身綾軸錢

十二月主以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

丁亥

秋八月己卯朔日食

唐 天成二年

春正月壬更名亶

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安重誨以孔循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時議置相循已薦鄭珏又薦崔

齊公 趙光逢

光逢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

吳王 楊溥乾貞元年

春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戍服入朝為御史所彈再用恃

漢主 劉龔白龍三年

冬如康州

閩王 王延鈞為威武留後二年

春延稟還建州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

西川 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二年

春知祥聞季嚴來監軍惡之或謂請奏止之

吳越王 錢鏐寶正二年

楚王 馬殷二十一年

春唐劉訓攻荊南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將水軍屯岳州

荊南 高季興封南平王四年

春季興以既得三州請唐勿除刺史自以子弟

遼太宗 天顯二年

太宗諱德光太祖次子是年冬十一月即帝位是為

附 新羅 牂牁 党項 回鶻 吐蕃

以上諸國並遣使入

協而任圜欲用李琪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他日議於主前圜曰重誨未愚朝中人物為

之玉界尺在故唐時為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後起為吏部

功不服侍中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溥優詔不問知誥固請奪一月

先人基業勿須老凡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

夏唐主以延鈞為威武節度使

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會武信節度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常

以應之

夏唐主賜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湖南行營殷終不奉詔尋遣中軍使史

為之唐主不許時夔州刺史潘抗罷官季興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唐除奉

天顯二年至天顯十二年改契丹國號曰遼

遼史太祖本紀太

貢於唐

人所貴協侍郎脩由
雖名家識太常是中
字甚少臣卿唐外肅
既以不學亡事然
參相位奈梁為唐將
何更益以中書劉訓
協為天下侍郎會楚
笑乎主曰同平兵攻
吾在河東章事荊南
時見馮書罪遷高季
記多才博左僕興乞
學與物無射以師於
號此可相太子溥溥
矣循因稱太保遣水
疾不朝者致仕軍援
數日重誨末帝之

封琅
邪王

受密
詔許
便宜
從事
以西
川節
度副
使李
敬周
為遂
州留
後趣
之上
道然
後表
聞嚴

光憲堅指
入貢揮使
於唐西方
唐主鄴為
賜殷刺史
駿馬季興
十美拒而
女二不納
過江復遣
陵為兵襲
季興唐浩
所奪州不
唐充魏
主封王繼
殷為岌遣
楚國押牙

祖
改
元
天
顯
即
於
是
年
堯
太
宗
本
紀
天
顯

謂圜曰今方之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琪而相協猶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備重誨日短琪而礬協竟以道協同平章事 初令長吏每旬慮囚 孟知祥殺李

時起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主即位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

荊南高季興請舉鎮來附徐溫曰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

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兵甲以示之嚴不以

王秋冊禮使至長沙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而微更其名翰林學士曰

韓珙等部送蜀珍寶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唐主詰

二年即位有司請改元不許據此則太宗

嚴
主以子從厚
為河南尹
判六軍諸
衛事
以孔循同平
章事
二月主以壻
石敬瑭為
六軍諸衛
副使
郭從謙伏誅
夷其族
主以從謙
為景州刺
史既至遣

卒贈
太傅

泝流
救之
甚難
夫臣
人而
弗能
救使
之危
亡能
無愧
乎乃
受其
貢物
辭其
稱臣
冬

為意
已而
至成
都知
祥禮
過甚
厚一
日謂
嚴曰
公前
奉使
王衍
歸而
請兵
伐蜀
莊宗

文苑
學士
知制
誥曰
知辭
制抑
密院
日左
右機
要司
羣下
稱之
曰殿
下令
曰教
股以

之對
曰欽
知覆
溺之
故自
宜按
問水
神唐
主怒
遣劉
訓等
及西
方鄴
會楚
軍進
攻劉

未
改
太
祖
天
顯
年
號
即
位
之
明
年
仍
稱
天

使族誅之高季興襲取夔州主怒削奪季興官爵以劉訓為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三月主初置監牧

鄴都軍亂討

唐宣武節度判官孫晟來奔徐知誥容之

丞相東海王徐溫卒先是溫子行軍司

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

弟實為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武安軍節度使姚彥章為

訓兵王荊南楚遣將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季興堅壁不戰乞師於吳吳人率水

顯三年故天顯有十二年再查五代史附

平之　初
莊宗克梁
以魏州牙
兵之力及
其亡也皇
甫暉張破
敗之亂亦
由之趙在
禮之徒滑
州不之官
亦資為其
下所制在
禮自謀脫
禍陰求移
鎮主乃除
皇甫暉陳

馬同
平章
事知
詢以
其凡
知誥
非徐
氏子
數請
代之
執吳
政溫
曰汝
不如
也嚴
可求

嚴惺
怖求
哀知
祥曰
衆怒
不可
過也
揖下
斬之
因誣
奏嚴
詐宣
口勅
云代
臣赴
闕臣

左丞
相許
德勲
為右
丞相
李鐸
為司
徒崔
顏為
司空
拓跋
恒為
僕射
張彥
瑤張
迎判

軍來
援夏
唐主
復遣
孔循
至江
陵攻
之不
克劉
訓等
引兵
還
李興
自附
於吳
吳人

錄德光立三年改元天顯計在唐明宗之

州趙進貝州刺史徒在禮為横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旺部之戍盧臺軍不

等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溫以知誥孝謹不忍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欽帥諸藩鎮入

輙巳斬之唐主遣客省使李仁矩至成都慰諭知祥及吏民先是知祥遣牙內指揮

機要司凡管內官屬皆稱攝推朗桂節度使先除後請命

不受先是楚遣使入貢於唐唐主賜楚王駿馬美女過江陵季興執而奪之請舉鎮

天成元年通鑑載契丹改元天顯又在天

給鎧仗但繫幟長竿以別隊五由是皆俛首去會朝廷擢烏震為副招討使代房知溫知溫怨震誘龍脛所部兵殺之其衆誅於營外馬軍指揮使安審通脫身濟河按

朝勸溥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

使武漳迎妻子於晉陽及鳳翔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唐主聽其歸蜀

附於吳吳受貢物而辭李興稱臣李興軍為西方鄴所敗變忠萬三州復陷於唐

成二年兩書互異莫可考正今從遼史

甲不動知溫恐事不濟亦走渡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得免者什無一二四月勅盧臺亂兵在營家屬竝全門處斬

節度使侯旦上之是夕溫山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溥贈溫齊王謚曰忠武溥即

趙季良與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為副使唐主從之李昊歸蜀知祥以為觀察

朝廷雖知知溫首亂欲安反側詔加侍中
夏四月以趙季良為西川副使
五月以王延鈞為威武節度使
劉訓等封荆南不克引還　江陵界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

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帝景王曰景帝宣王曰宣帝大赦改元乾貞尊太妃王氏曰

推官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

疾疫主遣
孔循往視
之循至攻
之不克說
之不下乃
詔訓等還
任圜罷　圜
性剛急勇
於敢為權
倖多疾之
舊制館券
出於戶部
安重誨請
從內出與
圜爭於主
前聲色俱

太后
以徐
知詢
為諸
道副
都統
鎮海
寧國
節度
使兼
侍中
加徐
知誥
都督
中外
諸軍

厲主不悦
卒從重誨
議圍因求
罷居磁州
六月以馬殷
為楚國王
西方鄴將蜀
兵敗荆南
軍取䕫忠
萬州
秋七月殺豆
盧革韋説
坐前以
三州與高
季興也
流貶凝温韜

事
溥立
凡盧
江公
濛為
常山
王弟
鄱陽
公澈
為平
原王
凡子
南昌
公珙
為建
安王

劉訓於邊郡

九月契丹遣使來請修好主遣使報之

冬十月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主遣兵討之遂遣使殺任圜守殷自殺　主至滎陽民間訛言主

欲制置東方諸侯守殷疑懼遂乘城拒守主遣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發擊之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御

營使石敬瑭將親軍繼之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

至圍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王至大梁守殷自殺

詔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以石敬瑭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十二月以周玄豹為光祿卿致仕

初相者

周主劉言主責不可言王欲名諸關趙鳳曰主劉言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京師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

春二月丁丑朔日食	
天成三年 春正月契丹陷平州 二月吳遣使來不受 吳自莊宗以來使者	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 主立親廟於應州舊宅 有年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
晉公 霍彥威 初封晉公	
楊溥 乾貞二年春立子璉為江都王璉為	
劉龑 大有元年春楚大舉水軍來侵圍封	
王延鈞 一年秋唐主封延鈞為閩王	
孟知祥 為西川節度使三年春知祥屢	
錢鏐 寶正三年秋鏐欲立中子傳瓘為嗣	
馬殷 二十二年春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	
高季興 封南平王五年春唐節度使西	
天顯三年 春陷唐平州 夏王都鎮定	
達靼 唐王都據定州誘契丹入寇唐	

不絕至是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揚溥敢與朝廷抗禮遣使窺覘拒而不受遂與吳絕三月以孔循為東都留守王建立同平章事樞密使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主

至是以平盧節度使卒諭忠武

江夏王璆為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珍為南陽王溥遣使如唐唐拒而不受夏

州龔以周易箕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衛使脉章將戰艦百艘救封

延鈞度僧二萬人由是閩中多僧

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臨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

謂諸子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瓘元傳璹傳璙傳璟皆推傳瓘乃奏於唐請

詮副使王環與子監軍希聘將水軍擊荊南大破其軍於劉郎洑季興請和乃還殷

方鄴攻拔歸州未幾季興復取之楚遣將袁詮等將水軍來侵季興以水軍逆戰

州謀復河北故地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求援於圭圭遣托諾等救都都及

圭諮達粗入契丹界以張軍勢尋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

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婚重誨辭之久之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王許之重誨大怨出循東都重誨性强愎恐成德節度使

溥遣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進軍荊江口與楚人戰

州至賀江沉鉄組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組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

得錢七萬緡商旅自是不復之東川先是唐詔發西川兵戍夔州知祥遣肅退指

以兩鎮投傳權唐詔傳權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讓環不遂取江陵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扞敵殷

至劉郎洑先是楚王子馬希聲夜匿戰艦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季興敗績

札諾為晏球所敗主復遣特哩衮救定州又為晏球所破北走入幽州境唐將趙德鈞

及弓箭數百賜達靼

回鶻王仁裕遣使入朝於唐唐遣使者冊封仁裕為順化

王建立奏其有異志建立入朝因言重誨與宣徽使張延朗結婚相表裏弄威福主怒謂重誨曰今與卿一鎮以王建立代卿延朗亦除外官宣徽使朱弘昭曰陛下平

於道逆戰人磯陽不敗績利楚璘彥人逐章為之入楚人堤中所執挽輪徒舉絙封常楚艦山王不能濛為進退臨川以強王弩夾灣道水射使求之楚和於兵大

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項之知祥奏變忠萬三州已平請名戍兵還以肖饋運唐

悦瓌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常買緘藥於麾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傳治之

楚人進逼江陵季興歸史光憲於楚以請和楚軍還夏吳將苗璘王彥章會季興

遣兵邀擊特哩衮等數百人俱被擒餘衆得脫者不過數十人自是主沮氣不敢輕入

可汗

突厥遣使入朝於唐

吐渾遣使入朝於唐

吐蕃

日侍重誨
如左右手
奈何以小
忿棄之帝
尋名重誨
慰撫之會
鄭珏請致
仕以建立
為僕射平
章事判三
司

夏四月以從
榮為北都
留守 主
以從榮為
北都留守

楚請敗適
苗璘去襲
王彥以章
章楚為封
令璘州團
彥章練使
歸
荊南
高季
興復
請稱
藩溥
進季
興爵
秦王
秋

主不
許知
祥陰
使人
誘之
重威
師其
衆鼓
譟逃
歸唐
主命
按其
罪知
祥請
而免
之

士卒兵攻
隸環楚岳
麾下州
者相李興
賀曰復稱
吾屬藩於
得死吳吳
所矣進爵
故所秦王
向有楚王
功殷以
殷以唐主
水軍之命
擊漢遣許
封州德勳
為漢引兵
塞

遣使
附同
鶻王
仁裕
入朝
於唐

馮贇為副留守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主謂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溺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

太后殂冬溥以高季興卒命其子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

將蘇章所敗夏將苗璘王彥章攻岳州遣右丞相許德勲將戰艦千艘來攻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挑戰為楚將廖匡齊所殺季興懼而

所言乃如
此欲斬之
重誨請嚴
戒而已
王都反奚契
丹助之主
遣招討使
王晏球等
將兵討破
之　義武
節度使王
都鎮易定
十餘年自
除刺史租
賦皆贍本
軍及安重

德勲請和
曰吳德勲
人捽遂還
吾不　秋
備見敗楚
大軍兵於
必懼白田
而走執楚
乃潛岳州
軍角刺史
子湖李廷
使王規歸
環夜於吳
帥戰　唐
艦三命武
百絕寧節

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主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遣人說北面副招討

吳歸路吳人進軍至道人磯德勲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勲

度使房知温來代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冬季興寢疾命子忠義節度使從

使王晏球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削都官爵以晏球為招討使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晏球攻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托諾五月托諾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

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夏吳遣使求和殷歸璘彥章於

誨推知軍府事季興卒謚曰武信從誨襲位吳以為荊南節度使

保曲陽都與北諸就攻之晏球與戰破之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契丹亦發兵救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趙州刺史朱

吳

唐詔殷討制南殷遣許德勲攻之以子希範為監軍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殺

建豊晏球至曲陽王都悉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戰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

荆南高從嗣德勲尋以高季興請和引還秋岳州刺史李廷規為荆南軍所執

於是騎兵先進直衝其陣大破之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王都與托諾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收麴稅 東都民有犯私

麴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請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從之

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擊走之擒其將特哩袞趙德鈞獻俘諸將皆請誅之主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

絶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特哩袞等五十人餘六百人悉斬之

八月以王延鈞為閩王契丹遣使來

九月温顗假凝伏誅

主以顗發諸陵凝反覆敕所在賜死

己丑

冬十一月立哀帝廟於曹州

天成四年
春二月王晏球克定州王都伏誅獲托諾送大梁斬之
定州守備甚固王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

楊溥太和元年夏徐知誥以柴再用為武昌節度使
冬
諸道

劉龑大有二年

王延鈞二年冬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

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四年春唐主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

錢鏐寶正四年秋唐主削鏐官爵初鏐嘗遣唐安重誨書辭禮

馬殷二十三年春命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

高從誨為荊南節度使一年夏從誨軍及楚將王環戰於石

天顯四年
夏攻唐雲州尋遣使魯庫美榜求托諾於唐

回鶻遣使入朝於唐

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主從之王都托諾欲

副都統兼侍中徐知誨數與知諤爭權知諤忠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

請命於唐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唐主詔以繼雄為建州判史

仁矩甚倨唐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知祥不足軍用辭以知祥攻獻五

總諾首敗唐使軍自積初省供是國從誨奉官政先以父烏昭歷希季興遇韓聲乃自絕攻來聞於於唐貽遇設切諫與攻夏王不聽有隙環敗既襲及還荊南位謂攻奏兵於僚佐昭過石首曰唐見鏐秋近而稱臣希聲兵遠拜舞殺判舍近

唐主殺之主復侵雲州

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托諾送大梁斬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迨入朝主美其功

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思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詢侍諸弟導諸

十萬重誨官高臣遠緡東奏賜郁初非計川獻貽遇殷用也乃十萬死唐郁為因楚緡　主詒謀主王殷秋右鏐以國以以謝都押太師富強泒於牙孟致仕鄴國唐求容弟自餘皆疾復修為資官爵之莊職貢州稅皆削宗入秋唐官坐之凡洛殷主以自盜鏐進遣其從誨抵死奏官子希為荊觀察使者範入南節判官綱吏育莊度使

晏球謝久頎饋運而已

三月主殺從子從璨　時安重誨用事從璨性剛不為之屈主東巡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捐重誨奏請誅之

按五代

弟皆怨之徐玠反持其短以附知誥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捐寶貨結勳舊知詢

馮瑑中門副使王處回為之請知祥曰雖吾弟犯法亦不可貸況他人乎

冬

唐劉

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冤唐主不肖

宗受兼侍中罷其警敏曰荊南比聞招討馬氏使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

史唐明宗家人傳明宗凡弟皆不見於世家而有姪西人曰從璨從璋從溫從璨從敏從璨宜作明宗姪通鑑綱目作明宗子誤也

從之廷望至江都因知誥親吏周宗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宗謂廷

閬果二州置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安重誨使仁矩日詗董璋反狀又使武信

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司馬楊昭遂希聲

今從五
代史

夏四月禁鐵錫錢　時湖南全用錫錢銅錢十直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

買緣邊市馬場　先是党項諸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

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乞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未幾知詢入朝知誥留以

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撫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鎮知祥

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潛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

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至是始於緣邊置場市馬不令請闕以子從榮為河南尹從厚為北都留守先是從榮為北都留守弟從厚為河南尹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

為統軍遣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又以廷望所告誥知誥

亦慣瘴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遣使請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

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

務主遣左右往諷湛之其人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兼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北都副留守馮贇入為宣徽

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

謀併力以拒唐

將歸老禦子漸大能咋人矣布聲聞之益怒矯以殷命殺郁誣以謀叛並誅其族黨

使謂執政
曰從榮剛
僻而輕易
宜選重德
輔之史館
脩撰張昭
遠亦言竊
見先朝皇
弟皇子皆
喜俳優入
則飾姬妾
出則誇僕
馬習尚如
此何道能
賢諸皇子
宜精擇師

大赦
改元
太和
溥
加知
誥兼
中書
令須
寧國
節度
使知
誥名
知詢
飲以
金鍾
酌酒

至暮
殷尚
未知
是日
大霧
殷謂
左右
曰吾
昔從
孫儒
渡淮
每殺
不辜
多致
茲異
馬步

傳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

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巵均之跪獻知詔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

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胷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勲舊横

除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絶其倖兾主歎賞其言而不能用

契丹寇雲州以趙鳳同平章事 主問鳳帝王賜人鉄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禄

詰嬖色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語掠二酒合飲之據鍾趨出腦潰而

罹寃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耳主曰先
朝受此賜
者三人崇
韜繼麟尋
皆族滅朕
得脱如毫
釐耳因歎
息久之鳳
曰帝王心
存大信不
必刻之金
石也
五
月遣使如
兩川　主
將祀南郊
遣客省使

辛

李仁矩以詔諭兩川獻錢皆辭以軍用不足

六月復以鄴都為魏州

秋七月以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

有年　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

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主深以為然又問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晨

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家為然

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

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削錢鏐官爵

冬十月以康福為朔方節度使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主退朝多召入

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主泣辭主命更他鎮重誨不可主不得已

遣將軍衛審峪寧將兵萬人衛送之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銅峽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福遣審峪擒擊大破之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

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十二月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